

七經劄記

天

卷之十二  
69  
1





煌亭先生述

# 七經劄記

群鳳堂藏  
群王堂



## 七經劄記卷之二

下總 崗田欽 稿

關口良有同較  
戶澤基貞

### 總論

六經之名見小戴記解經易書詩春秋禮樂是也

春秋鈞命決有孝經之稱莊子亦有六經之語運天但

識緯老莊之談不足取信於不信者然澤於四經之

語見管子戒誦經之言見荀子勸則是贊修刑定以

後已立經之名矣

班氏志藝文則樂經既亡而有五經之稱沉氏約云樂經亡於秦



青



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後漢書本傳注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

東受七經蜀志秦宓傳則七經之名蓋興於漢褚遂良稱谷

那律為九經庫新唐書谷那律傳似九經之名昉乎唐而沉氏

約志宋書之百官則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

秋左氏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語孝經各為一經合為

十經洎何異孫作問對而有十一經之名唐陸氏元朗

撰經典序錄祇稱九經而又為孝經論語爾雅撰音是

十三經已萌芽於此但其未附以老莊二子則經之名

及披迨明嘉靖萬歷之間而十三經之名遂偏於海寓

矣

學經有君子小人之分傳云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

博聞近思默而識之履而行之是君子之學也徒汨沒

章句皴弄筆舌以詆譎古人終身之所為不過為禽犢

是小人之學也程朱之學大抵格物致知反躬以踐其

實二句宋史道學傳是先得其約者歟

格物致知中庸所謂學問思辨之事也蔡氏清云格

物工夫要不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四書蒙引朱子

云格物者河南夫子所謂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

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

也文集答趙民表書是也又中庸曰不明乎善則不誠乎身



矣又曰誠之者擇善固執之者也夫格物致知乃誠  
 意之本則所謂明善擇善之事也是大學中庸所以  
 相表裏而朱子反覆論之詳矣或問中庸所謂誠身  
 即大學誠意之功中庸之所謂明善即致知之事要  
 其指歸其理一而已曰得之中庸朱子又云蓋擇善  
 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明則大學所謂意誠  
 而心正身修也上同又孟子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朱  
 注云此章孟子所受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離婁  
 是也近時或有襲此說而為己見者故特表而出之  
 ○或又謂朱子解格物為窮事物之理而窮一艸一

草木之理是與孟子所謂堯舜之智不偏物急先務也  
 相悖非也按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乃家國天  
 下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格物者乃窮至誠心誠意  
 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也致知者無知之不  
 到也故孟子曰舜明諸物察於人倫離婁又曰知者無  
 不知心盡孔子曰聖人窮萬事之終始協諸品之自然  
家語五儀解繫辭傳云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說卦  
 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此之謂也

余奉程朱學為此故爾若夫章句訓詁則抑末也況秦  
 火以來諸經殘缺諸子百家群言瞽亂自非聖人誰能



質之故孟子七篇所言猶或不嫌人心王充刺孟司馬

況於朱子傳注乎從其善而闕其疑是之謂善學者程

子有言云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近思錄然

則後之學者亦何必暖暖姝姝奉其遺說而後為能學

程朱者乎

今之章句傳注朱子意未必為盡之朱子言平生傳注

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為多易與詩僅如鷄肋升庵外集又朱

子易箒之前悔不改論語浴沂注一章留為後學病根

同又朱子悔于四書其誤已誤人不少黽記吳伯豐與朱

子書云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者朱

子答書云此類皆失之未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

容增減矣又吳伯豐書云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

以為孟子書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

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

其詞又於第四章注則云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曰

前說是後兩處失之已上文集朱子又自言本義未能成書

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答劉君房書其他如注孟

子云千乘則方百里出車千乘梁惠王上詩傳則曰千乘之

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魯頌閟宮彼此牴牾是蓋未經其改

正者耳然而今之奉朱子者或以為章句集注無復餘



蘊故雖間疑其誤回護膠轕又從而為之辭是豈朱子所望於後學哉朱子奉二程之學雖篤信謹守而補缺訂誤未必字字句句守其說今之奉朱子者亦學朱子所以學於程子則是之謂善學者

程子以書序為孔子之作伊川經說而朱子以為非孔子之

言答董叔重書程子以詩序為孔子之作程子遺書而朱子以為

後漢衛宏作詩序辨說程氏易傳專主事理朱子本義一主

象占其他解經亦往往不同朱子之奉程子又異乎後

之墨守集注者

或云程朱之言多出於老莊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

也不論其言之歸趣而如以字之同而已矣豈特宋儒

之言似老莊莊子曰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庚桑楚孟子云

天民之先覺者也萬章上莊子云大道不稱齊物論孟子曰

君子之大道盡心下老子曰聖人處無為之事第二章孔子

云無為而治者其舜與衛靈公老子云大道廢而有仁義

十八章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又云聖人者

知通大道太戴哀公問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四十八章

孔子云損之又損之道也家語三恕其他聖賢語近似于老

莊者不一而足孰謂孔孟浸淫于老莊乎

或又云程朱浸淫于釋氏故其立言多似于佛說是亦



妄也程朱之立言閒引用禪語者蓋借以旁證非敢祖其說也且釋氏之徒多取吾聖人文字義理以文其說故莠苗稗穀近似于孔孟者亦不為不多矣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通天下之故繫辭傳佛氏云無念無作湛然不動感應無邊華嚴經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增一阿含傳佛氏云淨與淨相應不淨者與不淨者相應增一阿含傳禮記云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孔子居佛氏云一切世間皆是佛法華嚴經孔子曰予欲無言論語佛氏曰默然無言維摩經孔子曰無適無莫論語佛氏云無適適之親莫莫之疏無量壽經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論語佛氏云

上士無爭清淨經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離婁佛氏

云行非道達佛道也維摩經孟子曰性善告子佛氏云性本

至善金湯編凡如此類不勝枚舉學者何特疑宋儒之言

似佛氏乎

郝氏敬云鄭康成解禮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

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逃遁其說節目不合

則游移于太夫士庶之間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托為

列方語音變換其文牽強穿鑿殊乖本初禮記通解此言實

鍼于鄭氏之痼今略疏數端以證其失其注中庸見乎

著龜動乎四體謂四體即龜之四體也注詩三英榮今



以剛克柔克正直為三英注明堂位天子負斧展而立  
 謂天子周公也注夢齡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  
 安樂延年注喪禮謂含殮用米二升四合君太夫口含  
 梁稷四升如角駟不能啓其齒則鑿尸頰一小穴而納  
 之為子孫者不應悖亂如此注詩昏椽靡供為椽女子  
 之陰此乃景十三年傳中事三代以上無此刑又周易  
 童牛之牯鄭志問本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何以別答  
 曰牛無手以前足為手故曰童牛之牯至此不覺使人  
 失笑漢孔融執子孫之禮以事康成猶不信郊天鼓必  
 用麒麟皮之說以為康成名重故多臆說若郊鼓必用

麟皮是寫孝經必用曾子家竹簡隨筆信然然當秦火  
 之餘諸經分裂諸家紛紜之時獨能刪裁繁蕪刊改漏  
 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則其功之偉千載尸祝之可矣  
 何氏晏解論語王韓注易閒有道家之見曰道不可體  
 故志之而已論語述而曰天地雖大富有萬物寂然至無易復  
 卦又曰道者何無之稱也繫辭之類是也蓋清談之風  
 一盛於王何再盛於嵇阮三盛於王樂而晉禮記故  
 范氏甯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晉書范言雖已甚  
 亦不為無謂矣如尚書偽孔傳所謂湯伐桀出其不意  
 湯誓武王伐紂乃退示弱泰誓文王內秉王心西伯哉



是視聖人不過曹操司馬懿之徒林氏之奇尚書全解  
辨之詳矣朱子亦云孔安國解經最亂道文集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則漢魏傳注何足盡信乎

奉宋學者專主義理以漢唐訓詁之學為淺陋而不知

程朱之學亦從此而出焉夫所謂理義苟可舍經而凭

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乎聖賢理義非他載存乎古經

而遺文垂絕今古隔絕不通詁訓何由得之由文字以

通訓詁由訓詁以通聖賢之理義斯漢儒之學所以羽

翼聖經也講經者豈可不由之乎

詩經集傳未盡朱子意者確然有徵焉柏舟篇朱子極

辨駁小序而孟子所引柏舟詩注盡心下則仍用序說所

謂仁人不遇之說七月詩宵爾索綯傳謂索絞也綯索

也而孟子所引七月詩注則從爾雅綯絞也之訓子矜

詩駁序說以為淫奔之詩詩序辨說而白鹿洞賦曰廣青衿

之疑問則仍小序之說也菁菁者莪傳以為燕賓客之

詩而白鹿洞賦曰樂菁莪之長育則是亦小序之說也

周頌豐年篇詩序辨說極言其誤而傳乃仍用小序說

十月之交傳取日月右行之說而堯典歷法則主日月

左遷之說朱子書說蓋朱子晚年不滿易本義與詩傳故曰

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然則今之集傳豈為能盡朱子



之意乎

蔡氏書經集傳閒有反師說者金騰篇是有丕子之責  
天朱子取隗以道之說類語蔡注反謂任保護之責于天  
太甲篇予弗狎于弗順孟子集注云不順言太甲所為  
不順義理也盡心蔡傳不用其說作不使太甲狎於近  
習又王惟庸無念聞蔡注庸字句而朱子云六字一句  
答潘子善書旅獒篇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潘子善以易為輕  
易朱子云恐不然同上而蔡傳仍用潘說泰誓篇于湯有  
光朱子屬武王說孟子滕文公注蔡傳以為伐商之舉於湯之  
心為益明白於天下則以有光屬成湯說太誥篇不敢

閉于天降威用蔡注降威用連讀而朱子從王荊公用  
字屬下句之說類語其牴牾乖戾如此則余未知其他注  
解得朱子之意否考

今所傳河圖洛書蓋後人因易而演之非聖人則之  
真圖書也按繫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歐陽氏修云河出圖洛出書若是者非聖人之言文集  
易或問又謂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言文集  
說之所由不過元者四語先出左傳穆姜之語則其  
說殊可謂妄矣

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其



見於經者不過如此而未嘗言圖授義書錫禹馬負圖  
 龜載書也至管子始謂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  
 洛出書匡小劉氏欽附會之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  
 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  
 是也漢書五行志乃小戴禮運篇云河出馬圖鄭氏注馬圖  
 龍馬負圖而出也班氏又以為尚書洪範自初一至次  
 九六十五字即洛書之文漢書五行志然其說皆於經無所  
 據第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蓋  
 其淵源不過於此則其說固為不正矣然在漢諸儒彼  
 此相傳其參差不過如此而未嘗言九十方圓數與位

也至趙宋之世華山道士陳氏搏忽出河圖洛書及先  
 天圖而不言其自何人得之出之何書之中則是固為  
 學者所疑焉故自袁氏樞薛氏季宣俞氏琰吳氏澄而  
 下至明清諸儒紛紜聚訟彼此交爭然而主其圖者或  
 謂聖人則其文以畫八卦法之以陳九疇或謂演大衍  
 之數以為揲著法二說雖互異其奇偶陰陽亦一一與  
 易相準則謂之無用無理者亦妄矣要之謂陳搏因易  
 而演圖非伏羲據圖以畫卦者錢義方周易圖說特為持平之  
 論矣又朱子感興篇謂伏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  
 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據此亦得非啓蒙之書已行晚年



始悟其失而不及改與

毛氏奇齡太極遺議謂太極乃上方大淵真元妙經品太極先天合一之圖而原于魏伯陽參同契水火匡廓圖三五至精圖因及於篇中陰陽動靜等語謂皆非儒書所有四庫全書提要辨之云一元和為二氣分為五行而萬物生育於其間此理終古不易儒與道共此天地則儒不能異於道道亦不能異於儒猶之日月麗天萬方竝覩不能彼教所見日月非我日月也苟其說不悖於理何必定究其所從出不論所言之是非而但於圖繪章句辨其源出於道家所謂舍本而爭末者也

慮之所斷廓然公正可謂無俗儒偏見之陋矣

或曰程朱所謂本然氣質之性亦出於釋氏非也按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非孔子言乎繼之謂繼此道也成之謂成此善也此非性善乎謂仁謂智豈非相近乎仁智各見其所見豈非氣質見之乎不特夫子言之鄭子太叔述子產語謂民有六情生于天之六氣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左傳昭二十五年此氣性也小戴記云禮釋回增美質鄭氏注質猶性也禮器董氏仲舒云性者生



之質對賢良策此質性也若其專言氣質則王制謂五方之民皆有性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是也是氣質之性古所習言何創乎程朱二子乎

世奉漢學者視程朱甚卑督視其書而曾不省思故其詰難排擊徒攻其皮毛而未得其骨理矣奉宋學者視程朱甚高或謂四子小學近思錄外不讀亦可其困陋偏滯亦不能免識者之揶揄也吁講經者豈盡于漢宋諸儒乎乃所願則學孔子

近時考據之學行焉學者探二酉人好獺祭左右排列務欲援據之多不知古書之言亦各有所當如易左傳

襄二十五年所謂口實與書仲虺左傳七年口實異又與

公羊傳文五年口實異論語先進漢書嚴助傳所謂先進與

國策趙策先進異禮記檀弓儀禮論語述而穀梁傳隱元年束脩與

鹽鐵論富貧後漢書鄭均伏湛傳束脩異易彖中道與論

語雍禮記表中道異又與國策秦策中道異書胤天吏

與孟子公孫丑天吏異論語淵左傳成二年崇德與書武成

命左傳文二年崇德異皆不可執一拘泥也朱子嘗有言

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

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答孫季和書程子亦云凡觀

書者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

世經卷之二 精義



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程子遺書雖然  
 余竊謂不熟古言則不能讀古書考證之學何亦可廢  
 乎學者唯要義理當否而已  
 聖人之道有經焉有權焉故其立言亦然孔子曰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經是言常者也曾  
 子云戰陳無勇非孝也禮記祭義是言變者也其他大禹謨  
 云罰不及嗣而甘誓則曰予則孥戮汝盤庚亦曰劓殄  
 滅之無遺育檀弓云直情徑行者夷狄之道也而禮器  
 則曰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擊辭傳云天下何思  
 何慮而大學則曰慮而後得郊特牲云祭有祈而禮器

則曰祭祀不祈孟子云說大人則藐之盡家語亦述曾  
 子之行曰驕大人也常以浩浩弟子行是似與論語畏大  
 人李氏相反王制曰五方之人皆有性不可推移是似與  
 孟子曰性善相異然是皆乖途而同致所謂言豈一端  
 而已哉又各有所當也義祭俗儒守株鍬舟故世或據禮  
 記敬妻子之語哀公問駁孝經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之  
 言閨門據論語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之語疑家語說怪物辨  
 禮記說神祭義者以不學之陋誣罔聖經無忌憚之甚者  
 也  
 古人解書大抵依文立解故同一字而各處不必同訓



釋詩最為多所謂不以文害辭也漢廣云翹翹錯薪毛  
 傳翹翹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傳翹翹危也靜女云靜  
 女其姝傳姝美也東方之日云彼之姝者傳姝者初昏  
 貌干旄云彼之姝者子傳姝順貌東山云烝在桑野傳  
 烝寘也又云烝在栗薪傳烝衆也又一振振也朱傳或  
 以為信厚貌麟之趾或以為盛貌螽斯或以為信厚也殷其雷  
 一悠悠也朱傳或以為遠而未至之貌載或以為思之  
 長也終風又卷耳大東鹿鳴皆有周行之語朱子云卷耳  
 及大東之周行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語類凡如  
 此之類屈指不勝而昧者不知苟見前後異解輒云同

字而異訓疎謬如此或云前後矛盾何無特操殊不知  
 古人不依字求訓以活眼讀活書不學之陋真可呵笑  
 我邦偃戈以來諸儒輩出其間雖有得失淺深之異  
 要之渾厚樸實蓋有真儒之風近世迨伊藤氏維楨及  
 物氏茂卿始唱異說排抵宋儒自稱古學而後傳其風  
 者無慮數十家論辨鑿鑿務非斥程朱雖然攻之愈熾  
 寸雲尺翳未能掩洛閩餘光況今國家世奉獎宋學  
 自非濂洛關閩之學風未許充于學官嘗聞清朝亦崇  
 奉正學諸不在朱子術者皆擯不得進三魚堂文集嗚呼是  
 雖程朱二先生正學碩德所使然豈非亦人心是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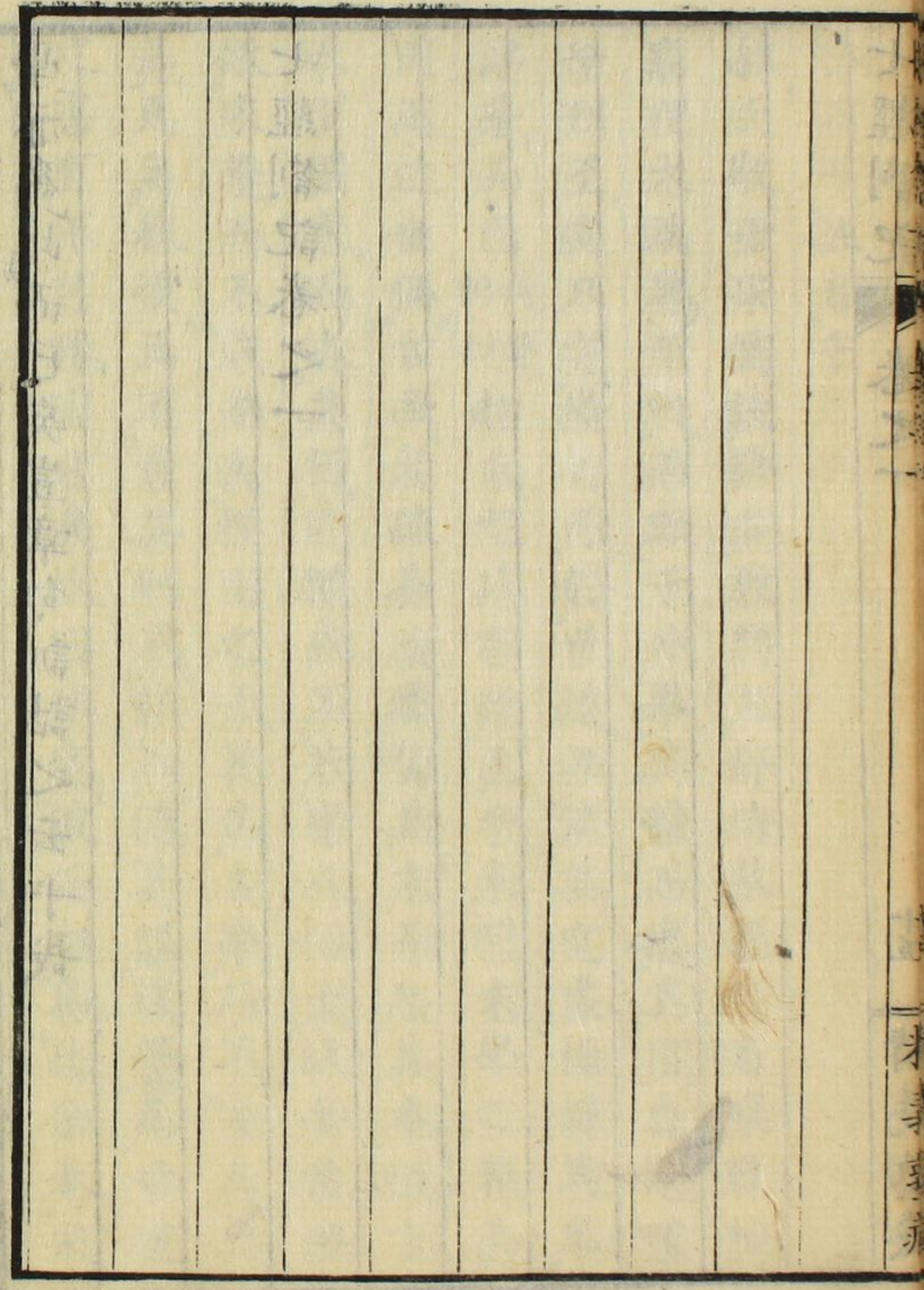
公不可誣者乎

郝氏敬云宋儒設許多教門主靜持敬操存省察致知窮理大端專于內而疎于外舉其體而遺其用自謂理學到至處只完得自己於世道無濟其究虛極靜篤為浮屠而已時習郝氏之此言說盡乎朱門末學之弊余因謂近世稱古學者疎易凌躐驚其末而忘其本恒言天下國家而省其行則猶或不若庸人俗士故余常謂做宋學而不成尚為樸固之士焉為古學而不得為游蕩焉為教慢焉不啻其躬不能入德其誤後學為世道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寧為彼而勿為此余奉宋

學亦為此而已矣豈章句訓詁之云乎哉

七經劄記卷之一





七經劄記卷之二

下總 尚田欽稿

關口良融 戶澤基貞同較

周易

方氏中履云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

古今釋疑

替古日抄云重卦之人其說紛如王弼以為伏羲

孔穎達陸希聲主之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揚雄

以為文王此四說也按耒耨之利日中之市神農時

已取益與噬嗑而龜筮協從唐虞已有筮法則謂重

神農禹文者非矣



及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古今釋疑

按鄭氏玄謂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馬氏融陸氏績王氏肅姚氏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正義從之蓋爻辭多文王以後事如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作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且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爻辭為周公所作明矣

孔子作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及秦焚書周易獨以下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又按彖象附卦末者自費直始同上

戴氏震云儒林傳云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立故訓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後人誤讀儒林傳乃贗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



戴東原集

鄭玄王弼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于經而自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謂今易程伊川所為作傳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是為古易朱晦庵本義從之同上

易本為卜筮而作矣何也夫聖人之開物成務無非卜筮之用昔者舜將遜位禹云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亦曰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矣大禹謨盤庚遷殷云不能胥匡以生卜稽庚盤武王誓于師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泰誓

武王有疾弗豫周公乃卜三龜金滕成王征西土曰予得

吉卜大誥武王宅鎬京惟龜正之大雅文王有聲夫禪位遷都及

祀與戎者國之大事也然而歷代聖人必從事卜筮者

其故何也蓋聖人事業無非順天理者然天不言則以

卜與筮決之而已書云天命不僭卜陳如此大誥孔子曰

昔者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表記其

不信乎孔子又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

易雖有明智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祭義易為卜筮之用也夫子之言豈不粲然明著乎漢唐

諸儒雖知其資於卜筮然未知其為本指至朱子始以



爲正爲卜筮而作許多理便也。有裏可謂闡千古之幽  
祕得四聖之原旨矣。

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三曰周易。漢書儒林傳。隋書  
經籍志。並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是亦可  
以爲爲卜筮之書之一徵矣。

夫易所以知來也。而通未形之故者。非極已往之理。曷  
以知之。繫辭傳云。夫易彰往而  
察來。又云。極數知來。是蓋易所以彌倫天地  
之理也。而理無形也。假象與數以顯其理。故大傳曰。易  
者象也。下繫辭傳若夫不知象數而論義理。則旨搜瞽索。豈  
得能免杖鼓之失哉。朱子云。先見得象數。方說得理不

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是學易之第一義也。

全氏祖望云。向來謂大傳之雜物撰德。同功異位。卽指  
互體。愚未敢信其必然。蓋觀於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之  
語。似於互體無涉。然互體在春秋左氏傳已有之。經史  
問答  
按左傳莊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坤土也。巽  
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杜注云。自二至四  
有艮象。艮爲山。

乃周太史之古法。則不必攀援大傳而後信也。是以朱  
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說經。是  
固互體之源也。同上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乾

鄭氏玄云三於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

之象李氏易傳清高宗云乾為日三下體之終終日之象

離九三云日昃之離可以證矣說文云惕敬也惕若

蓋恐敬貌虞氏逸象乾為敬惠棟述云周語象天能敬韋注象天之敬乾乾

不怠故知乾為敬也○述義云諸爻皆龍而三稱君子明易之

立象皆人事也龍者物之君子君子者人之龍也三

以重剛之姿當重乾之交終日乾乾法其健也夕惕

若終夜乾乾也述云從夕敬不衰至于夕日夜乾乾者自強不息

純其天德之剛也夫三居上而遠五位有危焉重剛而不中德有危以其乾惕故履危而寡過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也

徐氏文靖云淮南人閒訓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

王莽傳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後漢書

謝夷吾傳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玄賦夕惕若

厲以省譽矣晉傳咸叩頭蟲賦无咎生於惕厲宋隆

興元年馬騏謂乾夕惕若厲上曰當讀為若厲是古

者以若厲為句經言拾遺按是說發源於明焦竑易筌而

清毛奇齡仲氏易又揚其餘波皆非也若字絕句與



豐發若巽紛若節嗟若離沓若同古易會粹朱子云

厲无咎是一句後面有此例如復六三頻復厲无咎

是也按姤九三厲无大咎亦其例也且文言云居上

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惕雖危无

咎矣三居下體之上故曰居上在上體之下故曰下

居上而遠五所以危也而无咎者以乾乾夕惕也大

傳明白如此何須紛紛又按孟喜章句若下有黃字

見清孫堂所輯漢魏二十家易注

先迷後得主利坤

子夏易傳主字絕句云先迷後得主也後儒多從之

述義云如坤從乾後則得所主也得主則無往不利

矣惠氏棟云後得主利也

余氏芑舒云程子以主利為一句朱子因之遂以文

言後得主為闕文然彖傳後順得常與後得主而有

常意正一律未見為闕文

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屯

虞氏逸象震為鹿惠氏棟云麋鹿善驚震者震驚故

多為鹿京房易傳云震遂泥厥咎國麋郝氏敬云鹿陽物在山健足善奔震為足為健詩

云鹿之奔惟足伎伎周易正解虞氏翻云虞謂虞人按自

三至五互體艮艮為山三於三才為人道虞人之象



清高宗云初五兩陽三不比應故無虞震坎皆木聚於艮山故為林坎陷故入也○述義云三不中正当屯之時不思齊民而因以求利又無正人以導之如即鹿而無虞徒陷于險而已

鹿王肅本作麓郝敬周易正解亦作麓云親見王輔嗣寫本按鹿麓古通用詩大雅瞻彼旱麓國語作旱鹿周語又春秋僖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于山為鹿是也且林之上山之下有麓之象則此說亦通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蒙

刑久者尚剛也取義於陽位說桎梏者尚柔也取義於陰爻九家易坎為桎梏又二與四互震震為足四與上互艮艮為手而在坎險亦桎梏之象○刑久者師道尚嚴也脫桎梏者遊焉息焉也蓋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教人治民無以不成矣若不存寬恕而嚴猛以往則吝程朱以刑為刑罰之刑堯典朴作教刑戴記榎楚二物以收其威是其義也然據彖傳云利用刑久以正法則蔡氏首乾以為典型之刑周易象亦通○彖云一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訟



蔡氏首乾云邑人坤之象也坎之中通竄則成坤矣而無坎陷之眚災三離數二與四互離也○諺云一夫好訟百夫受累二為致訟之主既歸而通竄則邑人亦得安居無事也

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師

田坤象禽二也坎為豕卦說為狐九家二與四互震震

為鹿虞氏逸象禽象也在師則為長子在田則為禽猶噬

嗑九四象以為榎化之物爻則以為執法之臣易固

不可為典要也否則禽不知何象矣長子亦二也自

二至四互震震為長子卦說一陽統五陰帥師之象弟

子三四也坎為輿卦說坤陰也坎車積坤尸輿尸之象

○義詳于本義

徐氏文靖云郭京周易舉正言作之言弼本行書之

下引脚稍類言字遂誤作言經言拾遺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比

述義云艮輝光故為顯按艮象傳云其道光明又大畜象傳云剛健篤實輝光

坤馬坎車驅象坎為禽虞氏翻云三驅謂毆下三陰

蔡氏首乾云前禽上九无首之象也以時位言之則

為前為首以向化言之則為後為匪坤為邑互艮止

故曰不誠也○一陽居尊輝光篤實其道光明大公



之意廓然無外無容心於親疎之間來者不拒去者  
不追猶合三驅之圍縱失前禽也而紀律正整法度  
森嚴故邑人亦不誠所謂耕者不止芸者不變也  
邑人不誠本義以為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語類以  
為如有聞無聲不消相告誡之義清聖祖折中從之  
按彖傳曰邑人不誠上使中也則語類實為精切矣  
坤為眾坎為律自有邑人不誠之象焉失前禽虞氏  
翻以為初蔡氏首乾以為上按就卦德言之則水性  
順下比於下而不比於上又坎有禽象且象傳云舍  
逆取順失前禽也上六比之無首所謂逆也蔡說為

優

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小畜

虞氏翻云巽為長女婦象蔡氏首乾云幾望者中互  
離兌月生西含日之光也闡惠氏棟云上言婦三言  
妻皆指四四順故稱婦得位故稱貞按月幾望者亦  
指四中亨六四月幾望歸妹六五月幾望皆謂陰承  
陽也○上九是雖陰畜陽和為雨畢竟陰畜陽猶婦  
制其夫臣制其君當小畜之時雖得其道所以危也  
焦氏竑云上爻論一卦之義如大有之上九非獨以

上言易



子夏易傳虞翻注並德作得象傳亦同今從之惠棟述亦作得云以巽畜乾至上而成昔之不雨者既雨矣昔之尚往者象傳云密雲不雨尚往也既處昔之說輟者得載矣一陰畜衆陽雖正亦危也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

林氏栗云王五也侯三也在五之上不應乎三不事

王侯之象 周易集解或云一陽上卦之上高尚之象○蔡

氏首乾云不事王侯非隱不仕也不以王侯之事為

事而高尚其幹蠱之事所謂父母老不許人以役也

蠱事也鄭氏玄云親老歸養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也惠棟疏云小雅笙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是親老歸養乃事之最高尚者也此皆鄭義也 易漢學按此文諸說與上五爻義不相屬唯鄭蔡二家得之

豮豕之身吉 大畜

述義云自三至五互震震為決躁故有豕象爾雅云豕子豬豮豮豕童牛並言其少也 說卦艮為少男身也豮豕

為木為棧之象按埤雅云身者止豬豕之棧海岱之

閒以棧繫豕謂之身○述義云豮豕善走有身以繫

之則止矣天下之民未有紀也聖人有以繫之制其



田里使戀其家雖不能如童牛之楛止於未萌然有所繫而惡不得逞則天下可以又安故吉也  
 程傳豕剛躁之物身為猛利若強制其身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妄若積去其勢則身雖存而其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按劉表周易章句豕去勢曰積是蓋程傳之所宗也然似不若帝說之象義俱正當  
 何天之衢 同上

鄭氏玄讀何為荷云艮為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  
 按何如何校滅耳之何吳氏澄易纂言云王延壽魯

靈公殿賦荷天衢以元亨何作荷何天之衢其辭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寵  
 入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坤為腹 卦說 四陰爻故曰左腹坎為心干寶云一為室二為戶三為庭四為門 李氏易傳 三與五互震震為動為大塗 卦說 于出門庭之象 ○ 四與暗主為同體 本義云 暗之主故入其肺腑正見得其不夷明則不止之心故行而避之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于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

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



媾往遇雨則吉 睽

述義云坎為豕入于兌澤故負塗也坎為車為隱伏故載鬼也離為弓坎為矢先張離虛圓也後說兌毀折也坎為盜三上正應故為婚媾坎水為澤故雨也  
○四睽而孤無應也上有應而亦孤者不信其應也剛極而戾明過而察其疑愈甚所見愈奇見牛之掣疑為豕負塗見載人之輿疑為鬼一車皆以三為寇故至此其實匪寇乃婚媾也若信其為媾而往焉猜嫌釋而同心如陰陽和而遇雨疑免而生明睽合而說應故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

覓陸丈夫 史

陸蜀才本作睦云睦親也今從之陸古睦字見隸釋惠氏棟亦云陸睦古文通漢唐扶頌嚴舉碑皆以陸為睦荀氏爽云覓者葉柔而根堅互體兌柔居上乾剛在下覓也按兌為說亦睦之象胡氏炳文云夬三月之卦覓始生之時姤五月之卦瓜始生之時故以取象○胡氏炳文云言五比上六猶覓之感陰氣也  
本義通釋餘詳于本義  
覓陸諸說不一馬融注覓陸商陸也一名章陸或名當陸鄭玄王肅注覓陸一名商陸董遇章句覓人覓



也陸商陸也唯蜀才本作菟陸按本艸集解商陸一名莠根一名呼夜一名章陸一名烏樵一名六甲父母又菟有六種赤菟白菟人菟紫菟五色菟馬齒見也爾雅釋草遂蕩馬尾廣雅云馬尾商陸郭氏璞云今江東為當陸參考諸說未曾見菟陸之名及商陸單稱陸者則蜀才作菟陸近是菟陸猶蓬生蘿附之稱也

七經劄記卷之二

七經劄記卷之三

下總 崗田欽 稿

保田篤 井上昇 同校

書

尚書有三本濟南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謂之今文尚書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書以科斗故稱古文史記曰逸書得十餘篇儒林傳劉氏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書本傳漢書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藝文志荀氏悅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



獻之漢紀是也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是也漢書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者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二十九篇及百篇序一卷數之也古文非博士所治故謂之逸書後漢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作其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亾東晉元帝時梅賾乃秦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今所傳是也近儒謂之偽古文

疑孔傳古文者自宋吳才老始而偽作之說紛然蜂起學者袒分左右斷斷不休惟白田王氏云東晉所上之書雖王肅束皙皇甫謐輩所擬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有採摭綴輯無一字無所本有斷斷不可廢者盧文弨山札記朱氏彝尊亦云是書久領于學官其書多綴輯逸書成文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有指以為九牧之金則聽之經義考二氏之言庶幾可以止後儒之長喙與

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至明清諸儒遞有論辨其灼然可據者梅鶯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灑水出河南北



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卷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曝書亭文集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駘貂之屬一條謂駒驪主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尚書古文辨閻若璩古文疏證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為墨子所引湯誓之文皆證左分明足以徵偽作之迹矣朱氏彝尊又云家語附錄安國傳云安國受書於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於家司馬

遷述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大始安國年已七十有七已與六十之說不相應況得曰之早卒乎攷之漢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蓋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早卒之語豈誤記乎班固序於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遺述古文不列學官之故爾偽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經義考尚書之義孔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口以傳授以其



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以尚為上古之義或然但以爲伏生所知非也墨子曰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明是伏生以前有尚書之稱

文思安安堯典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尚書考靈耀云放勳欽明文思晏晏第五倫傳注堯文塞晏晏陳寵傳注堯聰明文塞晏晏又馮衍傳顯思賦云思唐虞之晏晏蓋此皆用今文尚書也爾雅晏晏溫和也惠氏棟云古安晏通用如左傳安孺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方晏孺子是也

九經古義

宅南交同上

林氏之竒蔡氏沈以南交南方交趾之地是也墨子云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節用韓非子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無不賓服過淮南子堯立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脩務酈道元水經注引大傳云堯南撫交趾是其證也又家語太戴禮並說高陽之治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五帝德交趾之對幽都亦可以見焉象恭滔天同上



徐氏文靖云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  
 十一年命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治河者皆共工也  
 時常問誰順吾事而驩兜云云帝謂其貌若恭順而  
 洪水仍致滔天與下文浩浩滔天同一義徐位山  
六種盧  
 文昭鍾山札記主張其說余疑其說奇異後偶讀全  
 謝山經史問答云或問淮南子言共工嘗治水亦見  
 竹書然則堯典滔天二字蓋指治水而言答云非也  
 淮南子等所記事多與遺經不合大半難信竹書尤  
 不足據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則原有之國語太子  
 晉云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害天下淮南之言

非無據賈逵韋昭以共工為炎帝時之共工是甚不  
 然蓋本文明言鯀襲共工之治水以致殛則是先後  
 任事者而下又言四岳即共工從孫能佐禹以幹蠱  
 是共工即四岳之一無疑蓋共工治水不効鯀繼之  
 又不効也但帝所云象恭滔天則似不以治水言蓋  
 以史記考之則作似恭漫天滔與滔通慢與漫通六  
 書之例然也故孔明云滔慢則不能研精而孔傳以  
 為傲狠孔疏以為侮上慢下然則滔天者慢天也故  
 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滅  
 夏曹大家注滔慢也夫新莽亦豈有治水之事乎以



是知古人之訓別有屬也。是在明人文氏瑯琊漫抄中嘗及之。按潘岳西征賦卓滔天以大滌，亦慢天之義也。又姚氏姬傳云此滔天古文尚書本作滔或滔皆欺慢意。與下洪水滔天字異。惜抱軒筆記

試可乃已。同上

試下疑脫不字。史記作試不可用而已。陳明卿史記考云洞本無用字是也。據此司馬遷所見本有不字。段玉裁尚書撰異引錢曉徵史記考異云古人語急以不可為可也。頗屬牽強。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同上

王氏引之云傳曰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按訓烝為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乂為進進治。則不辭甚矣。經言以孝烝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為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云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後漢書章帝紀云至孝烝烝。鄧后紀云以崇陛下烝烝之孝。馬融傳云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云伏惟將軍至孝。蒸蒸家語六本篇云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云蒸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為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



文王烝哉韓詩云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傳云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也義經

述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亦從于此說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舜典

大麓有二說孔傳麓錄也使大錄萬機之政按孔叢

子堯既得舜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

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論書王充論衡

云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三公之位衆多竝吉如疾風

大雨正說漢書莽曰予前在大麓王莽傳又上報于定國

云萬法之事大錄于君于定國傳皆與孔傳同蔡傳麓山

足也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

而舜不迷按尚書大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

迷史記使舜入山林川澤堯本紀論衡充自為說云復

使人庶之野而觀其聖烈風疾雨終不迷惑正說又云

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

雨行不迷惑吉驗風俗通堯禪舜入于大麓麓屬于山

者也澤山是皆與蔡說同二家各非無據但孔說大錄

萬機與上百揆義重複蔡說使入山林與納百揆文

義不合皆闕穩帖惟毛奇齡引徐仲山日記謂大麓

官名特非是大錄機政之官是必當時洪水未平或



間試之作司空官有名為大麓者如周禮衡名川林  
 虞名山澤之類以此乘載而遇風雨尚書廣段氏玉  
 裁云內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蓋此二句亦歷試之  
 事見其勤勞櫛風沐雨俗儒必欲例上文三事而訓  
 為大錄萬機烈風雷雨為謎語且慎徽以下自是歷  
 試條目受終乃為攝位格文祖乃為即真經文節次  
 觀玩而可得者尚書撰異毛段二說近是不  
 修五禮五玉同上

揚氏慎云班志五玉作五樂蓋既有五瑞即五玉也  
 玉當作樂升庵外集升庵所引見郊祀志顏師古注五樂

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吹秋則鐘冬則磬  
 也按王制曰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王制禮樂並言則此亦從漢志作五禮五樂為是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同上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句四海過密八音句此句法見  
 于升庵外集然春秋繁露引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  
煖燠孰多白虎通亦引尚書云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四則  
 三載字屬下讀其來也尚矣以  
 陟方乃死同上



毛氏奇齡云陟方二字世多不解一以陟方為死猶  
 云升遐也乃死二字贅矣一以陟為死猶言新陟下  
 也則方乃死尤贅矣惟孔傳乃升道以巡狩而死下  
 蒼梧之野此是正解而世反疑之曰道何以升則商  
 書云若陟遐遐亦升升不必高也曰陟何以方則周  
 書云諸侯朝于方岳又云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巡  
 行曰陟四方曰方猶言巡方省方也尚書廣聽錄按張璠  
 千百年眼王耕野讀書管見袁仁砭蔡編郝敬尚書  
 辨解嘗有此說極為是家語云舜陟方岳死於蒼梧  
 之野五帝禮記舜死於蒼梧之野檀弓又云舜勤眾事

而野死祭法孟子舜卒于鳴條千百年眼云家語何孟  
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國語展禽云  
 舜勤民事而野死魯語淮南子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訓務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節葬史  
 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五帝紀以上諸書雖其說小  
 異要之曰野死曰道死則孔傳確乎有據林氏之奇  
 尚書全解曰舜已禪位而使禹攝矣豈復巡於要荒  
 之外而死死而葬於蒼梧之野廢八書之確徵而逞  
 一無驗之臆說余不信也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大禹謨



舜典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康誥云人有小罪非青乃終自為不典式爾既道極其罪時乃不可赦意與此同孔蔡二家得其義矣刑故無刑小宥過無赦大此說見鄭樵六經奧論張鼎思瑯瑯代醉愈成螢雪叢說等其說雖巧非古義也

與殺其不辜寧失不經同上

孔傳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按賈誼新書戒之戒之誅賞之慎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有罪政大孔傳蓋本于此然左傳云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

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襄二十六年荀子賞不欲僭刑

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

而過寧濫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致呂氏春秋善

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

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

君子故堯之刑也春開據此則殺不辜是濫刑也失不

經是僭賞也孔傳雖非無據余從眾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益稷

孔傳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也文義殆不通

然吳越春秋云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



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王越  
無余外傳酈道元水經注引呂氏春秋云禹娶塗山氏女  
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則其說自古  
而然近時或據記文三年之喪與新昏者期不使禮  
疑之然當是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聖人亦當從權  
以援之是乃未易以常禮議焉而賞玉入舟而所  
鉛松怪石實不虛而所不實與  
蔡傳引林氏云怪石之貢誠為可疑失考程氏大昌  
云禹貢青州貢品有鉛松怪石說者疑怪石之為玩  
物余曰非也其所謂怪非今世所玩如靈璧太湖之

石嵌空玲瓏可為戲玩也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  
以怪名之也古之用玉比後世特多不止六器六瑞  
而已也刀劍衣佩日用之具皆用玉也用玉既多則  
所須必倍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代足用也故玖  
璵璠琇固已明用美石而砮駘瓚璋之類則玉而雜  
石亦兼用之然則怪石之貢以用而不以玩亦已明  
矣演繁按詩王風云貽我佩玖丘中說文云玖音九  
黑石次玉衛風云克耳琇瑩淇朱傳琇瑩美石小雅  
云鞞琇有秘瞻彼說文云鞞琇佩刀上飾琇石次玉  
者之類所謂用石也



織皮 同上

孔傳織金罽不成義阮氏元云織金罽古本作織皮  
金罽也史記集解金作今十三經校勘記按荀子注引孔傳  
正作織皮今之罽也王制按勘不及之何也云又音以  
雲土夢作又 同上

徐氏文靖云大雅綿之詩自土溱沮齊詩作自杜是  
雲土即雲杜史記索隱注韋昭云雲土今為縣水經  
注云沔水逕江夏雲土縣東夏水自西來注之道元  
云即堵口也禹貢所謂雲土夢故縣取名焉蔡傳謂  
雲但土見而以作又專屬夢非也若以洪水方割土

見必記九州之大其可勝記哉禹貢會箋按國語曰楚有

澤曰雲連徒州楚語下徒音塗說文云本作廷蓋土杜

廷三字通土為地名也可以徵焉然樂史太平寰宇

記云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高丘

半出則蔡傳亦未為無據

顏厚有忸怩 五子之歌

顏厚有忸怩言雖強顏者猶有忸怩而恥也詩小雅  
云巧言如簧顏之厚朱傳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言巧  
荀子云厚顏而忍恥解司馬氏遷報任少卿書今交  
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及以至



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文選強顏即厚顏也孔傳云

顏厚色恥忸怩心愧先儒多從之然國語云君忸怩

顏晉語是豈可以為心恥乎

說築傅巖之野說命

孔傳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按墨子云傳說衣褐帶

索傭築乎傅巖中尚賢孔所謂代者蓋緣墨所謂傭也

蔡傳築居也猶今言所居謂之卜築蔡孔二家其意

蓋謂傳說之賢空無被此刑故牽強為之辭也然孟

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告子呂氏春秋傳說殷之

胥靡也求韓詩外傳傳說負土而版築楚詞說操築

於傅巖賈誼鵬鳥賦傳說胥靡王符潛夫論傳說胥

靡而井臼處虜榮論則說之為胥靡無所疑焉蓋文王

拘乎羑里傳說胥靡乎殷所謂雖在縲紲之中非其

罪者也於聖賢又何傷乎

惟學遜志同上

蔡傳遜謙抑也蓋本于呂東萊書說是也論語云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伯泰實若虛若虛

子曰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六本是其義也孔傳

學以遜志不如蔡說有明據矣

惟敦學半同上



學記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及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兌命云管數學半其此之謂乎此其義也呂東萊說書王耕野讀見以為教者止說得一半學者當自得一半如舉一隅示之以三隅反之之類也是亦一說然與學記不合恐非古義也蔡氏亦譏其險巧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恭誓

林氏之奇云國語單襄公曰恭誓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云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此說休祥者氣候之先見者也中庸云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動乎四體者夢也見乎蓍龜者卜也至於禎祥則此所謂休祥也紂之將亡周之將興其吉之先見至於夢卜休祥三者皆合於是知其必克之理也清聖祖云蔡傳據注疏重合之義以夢卜二者為休祥之應林氏則引國語以夢卜休祥分而為三其說亦非無本廣見聞者或有取焉書經傳說彙纂

武成一篇先儒以為有錯簡自劉氏啟王氏安石程子朱子各有訂正蔡氏作傳載攷定新本而謂列爵



惟五之上猶有闕文特錢氏時融堂書解仍從注疏  
 原本謂自惟一月至受于周乃史臣撮記伐商事節  
 以明此書之所由作王若曰以下述武王所告群后  
 之言至垂拱而天下治略無間隔其說明確足以闢  
 先儒之疑林氏曰國語以是卜於并公而為三其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旅焚蕪重合之義以是卜二其  
 左傳宮之奇云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云民  
 不易物惟德馨物杜注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  
 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僖公五年孔傳言有德則物貴  
 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是以易為改易之義與杜

注合是也潘子善以易為輕易朱子曰不然文集答  
書蔡傳不敢輕易其物與潘說同非也潘子善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金滕

鄭注尚書云丕讀曰不史記魯世後漢書隗囂並作  
 負子蓋用今文尚書也曲禮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  
 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  
 民不復子之也據此則有丕子之責者蓋謂武王有  
 背弃子民之咎而將死也惟以諸侯之稱通加諸天  
 子耳此說見惠棟九經古義及段玉裁尚書撰異  
 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同上



蔡傳辟讀曰避又曰居東避國之東也罪人斯得者  
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  
流言之為管蔡也其意謂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于  
成王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于王而誅之固未必從  
如不請而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故從鄭氏詩  
箋避居東都之說也然方是時成王幼冲天下安危  
係于周公一人則恐無容避居坐視致二年之久矣  
孔傳辟法也為以法誅三叔蓋據蔡仲之命群叔流  
言及致辟於管叔商云云其說與詩豳風鴉鴉篇序  
同似可從也然若蔡仲之命所言則不過撮舉一事

之始末言之始於流言終於致辟云爾且流言始起  
何由知其入耶堯典云罪疑惟輕若流言之罪嫌疑  
未定而遽然殺弟則殆以暴易暴也豈所以為聖人  
乎又馬融本辟作避則孔傳固非古義也特史記云  
我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  
王此說似得之居東之為東征亦有明據史記云周  
公乃奉王命興師東伐二年而畢家語云周公相成  
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本姓三書並言二年而豳  
風東山詩則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者孔氏穎達謂  
居東實二年而行役者計之三年是也然則詩之東



征三年，即書之居東二年也。詩之既取，我予即書之。罪人斯得也。故朱子詩傳亦不用鄭說也。余持此說多年。後日三復鷓鴣，且讀方望溪詩義補正，斷然從避居之說。辨具于詩鷓鴣解。而畢者，謂去周公時，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多士蔡傳：王曰：之下當有闕文。姜兆錫參義云：考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在王曰之下。此與多方篇王曰：又曰：義例既合，而與多方篇我惟其多誥，我惟祗告爾命。上文義亦復相連。錯簡無疑。九經補注

七經劄記卷之三



